

建政初期的回忆片段

尤 金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解放初期，虽然摧毁了国民党政权在海西的反动统治，但是由于考虑到种种原因，千户、百户等封建制度原封未动。这样一来，国民党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散匪等，长期潜伏、隐藏下来，伺机搞破坏生产，颠覆人民政权活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摆在当时海西各族干部、群众面前的一件头等大事。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付那些公开的和隐藏的敌对分子，积极调解民族纠纷和部落间的矛盾，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安定，也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以后，各族干部职工为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广大牧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做了大量工作。在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大力扶助贫苦牧民群众发展生产”等方针政策的同时，积极采取发放畜牧业贷款，增加牧工工资，减少牧主剥削量，

包工放牧 按比例分成 草场归国有或集体所有、由管委会协商调剂等办法，有效提高了农牧民群众的收入。还认真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团结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以上这些 在当时的条件下 对增进民族团结，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发展民族教育 培养民族干部

解放初期，海西地区各族党政领导十分重视发展民族教育 给予了特别的关怀和支持 积极想办法 采取公办、民办、民办公助等形式兴办学校 以发放助学金的办法，解决贫苦牧民子弟入学困难；以实行放宽入学年龄、优先照顾等办法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记得 1950 年兴建了海西民族公学，方新同志担任名誉校长，一区区长齐英才兼任校长，有 10 多名教职工，开设有三、四个班，100 余名学生。学生来源于四个区。我和高旺（省人大副主任）、希候巴（原省政府副省长、现已去世）筹同学是第一批学生。当时学校既不收学费，也不收生活费，每年冬夏还给每位学生分发衣服。我们就在这样的优越条件下吸取着知识营养。

1951 年秋办起了汪什代海部落历史上的第一所民办公助小学 是一所帐篷寄宿学校 秋世杰先生（当时都兰县生活区副主席）担任名誉校长，二区区长更

新木兼任校长，有 10 余名教职工，学生来源于当时汪什代海的十八个部落，各部落基本上承担了学生的学费和教职工的工资。

从 1952 年秋开始，海西陆续选送一批学生到青海民院、省卫生学校、西北民院进行深造。当时汪什代海选送 30 名学生到兰州民院干部培训班学习，我是其中一名。我们一行从天峻骑马到达西宁后，再乘坐一辆大卡车来到兰州。高楼大厦、宽敞的马路、车来人往的城市景象，使我们这些从未出过家门的牧民子弟感到既新鲜又好奇，也使我们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我们学校的条件很优越，学生的吃、住、穿等费用全部是公费的，每年还发给助学金。大家也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尽管学习很紧张，但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劲头却很足，总觉得学习时间过得很快。1953 年 2 月，我们同去的 30 多名学生全部毕业，并由组织分配到天峻工委工作。这批学生后来基本上都成为各级政权组织的骨干力量。

天峻工委驻扎在布哈河边，是用帐房围成的一个小院。除了工委书记和其他领导一人一顶蒙古包外，其余帐篷都当作办公室、餐厅、仓库等。干部职工的二、三个人一顶帐篷，既是办公室又当宿舍。平时办公、学习、开会的时间很短，每年大约有 200—280 天在基层牧区工作。工委的干部职工来自“五湖四海”，有上海的、四川的、陕西的、山西的，还有不少女同志。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工作的积极性却很高，大家互相尊重 互相帮助 彼此都很厚爱。这些同志一时不会骑马 生活不习惯 在下乡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大家不分民族 不分区域 不论职务高低 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团结一致 共同克服困难 在长期的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最令人难忘的是领导干部坚韧顽强的精神和雷厉风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县委书记李建夫同志就是一个典型。汪什代海地区海拔 3500 米以上 地理环境恶劣 高寒缺氧 人烟稀少 交通阻隔。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李书记经常带领全体干部，克服种种困难 深入基层 深入牧民家庭 访贫问苦 了解实情，解决困难，真心办实事。李书记的一言一行和平易近人、诚挚坦率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牧区的商业工作

1955 年我被调到海西自治州民贸公司工作，当时我真有些想不通，主要原因是商人在旧社会名声不好听（藏语叫开娃），经李建夫同志开导、说服 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在公司 每周都要安排政治、业余时间 还安排一次语言学习，让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言。不少干部会好几种语言，到每年夏秋季，公司组织干部和贸易工作队下乡进行调

查研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收购畜产品等工作。回来后每人都要写出下乡工作总结或调查报告。

当时由于贸易公司正在起步阶段，汪什代海草原上的富户和私商乘机频繁来往于湟源、湟中等地。他们赶着驮货牦牛，到这些地方用少量的畜产品等土特产换取自己所需的大量粮食、茶叶、布匹等日用品。那些私商、部落头人和资本家还经常勾结在一起，同国营贸易争夺市场。为了维护广大牧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在公司的领导下，一方面积极向广大牧民群众宣传国营商贸政策，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揭露和打击不法商贸活动，这样不但维护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利益，还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便利，使国营贸易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而且海西州民贸公司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55 年全州畜产品交售量比 1954 年增长一倍，我被当年评为商业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全省商业工作会议，受到表彰鼓励。

柴达木的峥嵘岁月

郝世俊

50年代，我奉令押解犯人离开了美丽富饶的八百里秦川，踏上了艰难的旅途。押犯列车，日夜奔驰在陇海线上，我的心情万分激动，没有一点困倦睡意，全神贯注着罪犯乘坐的车厢。

经过一天一夜的轰鸣驰骋，终于到了甘肃省境内的河口。那是1958年7月，因西宁不通火车，我们换乘了解放牌大卡车，我将捷克式轻机枪架在驾驶室顶上，威风凛凛地向西宁方向开去，一股尘烟淹没了我们的车队……。

青海的天，首先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离开河口时烈日炎炎，一垮入青海境内，却狂风暴雨冰雹大作，把我们都淋成落汤鸡。夜幕降临了，气候十分寒冷，我们冻得瑟瑟发抖，一个个像尊泥菩萨，天亮时才到了西宁南滩皮毛被服厂洗尘下榻。

在宁少憩数日后，我们又押犯人向柴达木盆地开进，上了日月山两眼泪汪汪，过了橡皮山眼泪擦不干。

柴达木盆地是个人烟稀少，广阔无垠的浩瀚戈壁。野驴野羊成群结队地撒野奔驰在满目荒凉的草地里。

我们到野马滩东边的霍德森这片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后 安营扎寨 开始大炼钢铁。我们警卫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看守好罪犯，为国家炼好钢铁。

柴达木盆地的气候确实恶劣，五月份还下着鹅毛大雪 狂风大作时 确实能把汽车吹倒。我们住的是马式帆布帐篷 白天闷热如蒸笼 夜时冻得难以入睡 大团的雪花偷偷地从帐篷天窗钻进来，落在棉被上结成一层薄冰。尽管头戴狗皮帽 脚穿毡靴 身着老羊皮缝制的长大衣 仍冻得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来回不停地走动。天空没有飞鸟 地上没有鸡犬 我们孤苦伶仃地不时抬头望着北斗星。

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 没菜吃 找些骆驼菜、灰条籽，再加一点洋芋蛋蛋充饥。当时上级供应的面粉不多 根本不够吃 我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说实话还是全凭了我们连队打猎组打的那些野味救了我们的命。有肉食、野菜没水吃 我们就用面袋去高山背雪 用牛车在河里拉冰化水解渴。

有一次我和同县一位战友在野外砍灰条草，饿得肚子咕咚咕咚响，我们二人只带了 10 个用野菜包的拳头大小的包子。他只吃了三个，其余的硬是让给我吃，他说我个子高饭量大。出于无奈我含泪吃下了那七个菜包子。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感激的泪水依然

在眼眶里打转。

星斗运转 光阴荏苒，一瞬间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是，柴达木盆地的峥嵘岁月中，亲密战友之间那种深厚友情，以及在最困难时刻结成的手足情谊我是永远铭刻在心。人在漫长的旅途中 没有平坦大道可走 要奋斗要前进，必须要走过充满坎坷的艰难征途。在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今天，我们一如既往地要发扬艰苦奋斗，勤奋求实的光荣传统。

（转载于《青海法制报》）

小柴旦湖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察记

刘景芝 王国道

1988 年的夏天，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察组，前往柴达木盆地，对海西州大柴旦镇小柴旦湖遗址进行了一次科学考察。考察活动从开始到结束，历时一个多月，采集到更新世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标本 700 余件，取得了田野地质、地貌、地层等方面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次考察成果对于研究青藏高原古人类活动，以及这一地区古地理环境、气候生态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简要记述这次考察活动的一些片段，以飨读者。

小柴旦湖遗址最早发现于 1982 年，当时由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与地貌系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在柴达木盆地进行风成堆积考察，于小柴旦湖湖滨阶地上首次采集到一些打制石器。随后，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先生又对遗址进行了调查，采集到一批人工制品，并确认该遗址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迹。上述工作构成了小柴旦湖旧石器遗址研究的工作基础，为了进一步探讨该遗址的分布范围、地层堆

积、生存环境及文化遗物的时代特征，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在省文化厅的领导下，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准备，促成了这次考察活动的圆满完成。

小柴旦湖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镇东南的小柴达木盆地内，这里一年四季干旱少雨，风沙较大，蚊虫肆虐，环境恶劣。为了保证这次考察活动的顺利进行，行前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6月20日考察组离开西宁，向柴达木盆地进发。参加这次考察活动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景芝，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晓军、孙小妹、刘国宁和我。

21日下午6点20分，车到青海省西部重镇格尔木。格尔木俗称“兵城”，是五十年代慕生忠将军带兵修建青藏公路时的大本营，后来发展成为一座县级市。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向东可通西宁，西北翻当金山入河西走廊通新疆，往西南直达西藏拉萨。我们没有在格尔木停留，打听了一下道路后穿城而过，直奔今天的目的地锡铁山矿务局。

锡铁山和格尔木之间有著名的察尔汗盐湖，青藏公路、铁路通过的“万丈盐桥”就在这里，它全长约30余公里。公路修建在盐壳上，呈黑色，比一般的砂石路面要平整。经过这里时，公路正在重修，路上不时有误陷的车辆停在那里。晚上8点40分，我们到达目的地——锡铁山矿务局，矿办公室主任李维成亲自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支持给我们考察活动的圆满完成以很大帮助。

6月22日下午，由矿务局计划处王国成作向导，我们前往小柴旦湖考察。小柴旦湖在锡铁山北面，和矿务局隔山而踞，沿公路相距25公里。因干旱少雨，这里植被稀疏，少量的蚂蚱草在风中摇曳。湖滨地下水较旺的地方，形成沼泽，有许多水鸟在沼泽水草中生活。小柴旦湖湖面48.6平方公里，远处看去白茫茫一片，原来那是湖中主要矿产之一芒硝。湖的西南部有两片建筑，一片是为锡铁山矿供水的小水源，近年修建。另一片建筑已经完全破败了，原来这里有大柴旦化工厂的一个原料采掘队，近几年企业不景气，采掘队无活可干，除几个留守人员，其余全撤往大柴旦镇。几条无精打采的狗对我们吠叫了几声，表示这里还有生命的存在。几间破败的库房里堆放着一些芒硝。采矿用的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已锈迹斑斑，静静地卧在那里，好象正在回忆那辉煌过去。站在采掘队住地环顾四周，东部约2公里处隐隐约约显出一片台地。我们直驱前往，在台根下车后，向台上爬去。通往台地的斜坡上零星散布着人工石片，大家一声欢呼，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和人力，顺利地找到了遗址，应当说是天助我们也。遗址确定后，我们工作了两个小时，带着采集的标本回了住地。

以后几天，我们一直在该遗址工作。除早晚在锡铁山镇吃饭外，中午带点开水，街上买点熟食，黄瓜、西红柿一类凑合一下。工作几天后，熟悉了周围环境。

小柴旦湖在小柴达木盆地中央偏南靠西，东西长约 10 公里 南北宽约 5 公里，盆地北部为绿梁山，东部为达肯大阪山和绿草山，南部为锡铁山，西部为丘陵地带。小柴旦湖遗址位于湖东南岸的一级湖滨阶地上。遗址东西长约 1000 米 南北宽在 100 米以上 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为了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堆积状况，我们选择位置较好的地段试掘，并切出一个大剖面，便于观察堆积层序。从发掘情况看，遗物分布于遗址堆积的表层——砂砾石层内。长期的自然剥蚀，大部分标本裸露于地表，仅少量的石制品存在于地表堆积层中。

小柴旦湖面的海拔高度为 3216 米 其它地方则更高。刚到该地，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和高山反应，有的肚子不好，有的头晕、心慌、嘴唇干裂，鼻孔流血是常事，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适应。来自北京的刘景芝，从低海拔一下到高海拔，她的反应更严重，先后出日光疹、拉肚子，身体没有好过几天，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原计划在小柴旦湖工作完后，我们去格尔木的三岔口等地看一下，由于她身体不好住院，我们放弃了格尔木之行，这是后话了。

这里长年很少降雨，湖边一直吹着干热的风。踩在砂地上，脚底发烫。平坦的地面，因多碱少雨而发酥了，像已发酵的面。看着很好的地段，汽车一上去就陷了进去，多次误车后，我们再也不敢离开公路随便在便道乱走。海拔高，紫外线强，仅两天大家的脸、手等

露在外面的皮肤脱起了皮。这里的蚊子很多，风稍微小一些，便向人发起猛攻，防不胜防，当地有形容蚊子的一句俗语：“三个蚊子一盘菜”，说的就是它们个大凶猛的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为了防护，顾不得烈日暴晒，将衣服穿戴整齐，戴上手套、帽子和眼镜，再用头巾把脸围裹起来。这种怪怪的样子，大家都说是中东阿拉伯人来了。有意思的是，外面蚊子很多，它们却很少进屋，锡铁山人说这是锡铁山的一怪。这样我们带的蚊帐失去了用场，晚上睡觉踏实多了。

7月上旬，遗址的基本情况摸清后，我们扩大工作范围，在湖区周围调查，希望能有新的发现。工作了几天，跑遍了湖区周围的每一块地点，除西南部一条干涸的沟谷阶地上采到几件标本外，别无收获。

经研究，下一步我们又安排到大柴旦湖区工作。大柴旦湖与小柴旦湖有绿梁山系相隔，距锡铁山镇约70公里，面积比小柴旦湖大一些。大柴旦镇在湖区东面，是通向敦煌、格尔木、德令哈的必经之地。六、七十年代，海西州属八大企业如大柴旦化工厂、柴达木运输公司、大头羊煤矿等集中于此地，这里曾一度非常繁荣。由于企业众多，职工人口增加，创办了好多学校，供职工子弟上学。有谚语云：“柴旦的学生格尔木的兵，马海的蚊子冷湖的风”。其描述的就是海西四种景观，其中“柴旦的学生”说的是该地企业多，子弟多，因此学生也多，成为海西州一景。今天的柴旦，受大环境影响，国营企业普遍面临困境，已没有往日的繁荣。

了。

大柴旦镇文教局长甘永珍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除了介绍大柴旦地区的基本情况外，还专门找熟悉湖区环境的人作向导，方便我们的工作，我们围着湖区工作了几天 除几条河谷外 湖区阶地发育不好 地层剖面出露不明显，工作进展不大。另外刘景芝生病住院，害怕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决定结束这次考察工作。

在锡铁山矿务局宣传部、电视台的支持下，我们拍摄了小柴旦湖遗址考察的录相，对采集的标本进行了初步整理。经分析统计，有标本 724 件 分石核、石片、石器三大类。石核中包括一般石核和细石核两类，尤其是细石核的发现，是这次考察活动的重要收获。从世界考古学的工作看，细石器的出现大约在二万年以前。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等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存在细石器，据此可以推测，小柴旦湖遗址的使用年代应该在二万年以前。

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晚更新世时期的小柴旦湖与今天的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小柴旦盆地是典型的大陆性高原气候，其特点是多风少雨，低湿干燥，不适合于人类居住，人们不可想象这里曾有古人类能够生存下去。但是 从地质资料分析 昔日晚更新世时期，这里曾出现过多次的咸水与淡水交替的现象。当气候转暖，降雨及高山上的积雪消融增多增快之时，湖中的给水大于蒸发量，湖水淡化，植被丰

茂 动物种群增多 古人类就迁入到这里 他们依山傍湖而居 采集植物 猎取高山及草原上的动物为食。我们今天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石制工具，就是当时活动场景的具体写照。同时，它从另一方面为研究当时的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

7 月 8 日标本整理基本结束后，我们踏上了归途。当时从德令哈至柴旦间的公路正在大修，路很不好走。我们只好绕道从敦煌、张掖、武威等河西走廊而下 经海石湾、乐都回西宁。沿途参观学习 见识了当地许多著名的文物古迹 如敦煌石窟、嘉峪关长城、张掖大佛寺、武威的西夏瓷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 见多识广，这是职业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必备的业务素养。

7 月下旬回到西宁，向所里做了工作汇报，向文化厅也汇报了此行的收获，大家都很高兴，祝贺这次考察活动的圆满成功，也祝贺青海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工作的重要进展。小柴旦湖遗址，这个迄今已知青藏高原上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将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一时期这块地方所发生的信息。

（转载自《青海考古纪实》）

热水古墓拾遗

程起骏

热水古墓群，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东南缘的都兰县境内。从夏日哈乡到诺木洪乡，东西长 200 公里、南北宽 50 公里的范围内 墓群多依山而踞 连绵数百里，总数在千座以上，而尤以热水乡最为集中。

古墓群群体宏大 葬制奇特 内涵极为丰富 已出土文物的弥足珍贵，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考古界的高度关注。近十年来 虽有了较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但很多谜底至今仍被重重神秘的帷幕所遮盖，难窥全豹。现将本人与此墓群有关的几件事记之于后。

金马驹与古墓群的问世

六十年代初，我曾多次在热水下乡。饭后茶余或行旅途中，常听到当地藏族老人谈论有关这些古墓群的传闻，说那一座座古墓曾是妖魔藏身之洞穴，后有格萨尔王带领众英雄与群魔激战多日，终于赶走了妖魔 魔去洞不空 内留无数的金银财宝。由此 当地群

众就把这些古墓叫妖魔洞。有一日我跟时任都兰县副县长的希候巴同志下乡。他是热水乡人，骑马路过一座很大的古墓时，他说这个妖洞解放前马步芳曾派人挖过。他的亲戚里知布曾在这座墓洞中拣得一个金马驹，现在还保存着。这个信息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在我的要求下，我们专程到了里知布的帐房。金马驹果然佩戴在里知布老伴的胸前。她摘下给我看，原来这是一方只有铜钱厚、火柴盒见方的金制佩件。造型古拙而又完美，与汉文化同类的金银饰品有明显的区别。我认为这是一匹“洋”金马驹，这可能和其后出土的波斯银币等文物有某种联系。听说真金不怕火炼，在征得了主人同意后，我们将金马驹放在火中狠烧了一阵，烈火中的金马驹色转暗红，取出不久便灿然如初。这件事使我产生了把古墓群介绍给社会的强烈愿望，便进行了一些门外汉的调查工作。多次登门拜访了两位关键人物，一位叫王海福，家住察汗乌苏上庄三队，是位能干的金银匠，当初盗挖大墓时，被征去专司销铄金银；一位叫何宗福，家住察汗乌苏西河滩，是民夫头。从他们口中得知，1944年，青海统治者马步芳派柴达木垦务局专员韩进禄，征发民夫400余名，架起电台，由一连骑兵监督，对一座大墓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盗掘。这名现代的“发丘中郎将”只取墓中整件的金银玉器，对金银镶嵌的器物刮金剥银，炼成金条银锭，其余铜、铁、木器、大量丝绸品一概弃之不